

傑克·倫敦

熱愛生命



傑克·倫敦

熱 愛 生 命

尹 夫 譯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九五四·上 海

小 說
熱 愛 生 命

Best Short Stories of Jack London

原 著 者 Jack London

翻 譯 者 尹 夫

《本書根據美國紐約 The Sun Dial Press, N. Y. 版本譯出》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(上 海 康 平 路 八 三 號)

新 華 書 店 華 東 總 分 店 總 經 售

新華印刷廠上海廠排印
革命軍屬裝訂廠裝訂

*

書號 (594) [VII I 9] 本書 131000 字

一九五四年二月上海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二月上海第一次印刷

本次印數 27000 冊

定價 8.200 元

*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查壹號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傑克·倫敦八個短篇小說。熱愛生命刻畫人的生命力。北方的奧德賽、老頭子同盟、吉希的故事、波波徒克的機智係印第安人的故事。前兩篇表現歐洲殖民者對印第安人的迫害，後兩篇表現印第安人的品質。丟臉描寫波蘭早期愛國志士的悲慘命運。叛徒描寫資本主義制度下童工的慘狀。墨西哥人刻畫墨西哥革命黨人的高尚品質。

8,200

(AD) 1-7

目次

熱愛生命·····	一
北方的奧德賽·····	三四
老頭子同盟·····	九
丟臉·····	二八
古希的故事·····	三四
波波徒克的機智·····	一五
叛徒·····	一九
墨西哥人·····	三三

熱愛生命

『世間單祇這事會不變——』

他們生活過，擲過錢：

縱然賭金輸去了，

却會贏得無限的欣歡。』

兩個人痛苦地、一跛一跛地順着河岸走下去，有一次，那個在前面走的人在亂石中失足搖擺了一下。他們又累又發軟，臉上現出那種由於長期忍受辛苦而來的眉蹙嘴歪的忍耐表情。他們扛着那用皮帶束在肩上的沉重的包袱。攔額繫着的頭帶也幫助繫住包袱。每人都提着一枝來復槍。他們彎着腰走路，兩肩完全向前，頭更向前衝，眼睛瞅着地上。

『我希望我們那個貯藏處裏還存有三兩排子彈，』後面那個人說道。

他的聲音簡直單調無味。他說話沒有熱情；而前面那個人則一跛一跛地走到那沖過石頭激起泡沫的、乳白色的溪流裏去，不答一句話。

後面人緊跟着前面人走。雖說河水冰冷——冷得使他們的雙踝發痛，雙腳發麻，他們却並沒有把鞋襪脫掉。在有些地方，水沖着他們的膝頭，兩人搖搖擺擺地試着立腳處。

跟在後面的人在一個光滑的圓石上滑了一腳，幾乎跌倒了，但是他猛一使勁，同時發出了一陣叫痛的尖銳喊聲，又站穩了。當他搖擺的時候，他彷彿昏迷、發暈，伸出了那隻空閒着的手，就像向空尋覓依靠似的。等他站穩時，他又向前走，但是他又搖擺了一下，幾乎跌倒下去。於是他站着不動，看着前面那個人，可是那個人從來沒有回轉過頭。

這個人站着不動足有一分鐘，好像獨自考慮似的。接着他叫道：

『喂，比耳，我扭傷了腳脖子啦。』

比耳搖搖擺擺地涉着乳白色的水。他並不回頭看。這個人瞅着他走，雖說臉上照常是沒有表情的，可是那一對眼睛却好像受傷的鹿的眼睛一般。

前面那個人一跛一跛地走上了前面的河岸，繼續一直走去，不回頭看。河裏的人瞅着他。他的嘴唇有點兒發抖，因此他那滿嘴上的蓬亂濃密的褐色鬍子看得出來地在動着。他的舌頭甚至伸出來潤濕着嘴唇。

『比耳！』他大聲叫道。

這是強壯的人在苦惱時懇求的叫聲，但是比耳的頭並不回轉一下。這個人瞅着他走，他奇形怪狀地、一跛一跛地走着，朝前彎着腰，邁着蹣跚的步子，走上了那不陡的斜坡，向着那小山的模糊不清的天際線走去。他瞅着他走，一直瞅到他翻過山頂，看不見了。於是他轉動目光，慢慢地把那由於比耳走了而遺給他的周圍世界收入眼底。

靠近地平線，太陽顯得朦朧，好像在冒煙似的，幾乎被混沌的霧靄遮住了，看來濃濃的一大片，既沒有輪廓，也沒有實體。那人掏出錶來，同時把全身重量都放在一隻腿上。此刻是四點鐘，而且因為季節是近乎七月底或八月初——他不知道一兩星期

內的確實日期——他知道，太陽大約地標明了西北的方位。他向南望一望，知道在那些黯淡的小山那一邊有大熊湖；他知道北極圈在那一方可怕地穿過了加拿大凍原。他站在裏面的這條小河是珂泊明河的支流，珂泊明河轉而又往北流，注入珂羅勒辛灣和北冰洋。他從來沒有到過那兒，但是他先前曾在一幅哈德遜灣公司的地圖上看見過。他的目光又把他周圍世界看了一遍。這並不是一種令人鼓舞的光景。四周都是模糊的天際線。小山全是低低的。沒有大樹、沒有灌木、沒有草——什麼都沒有，只有一派可怕的荒涼景象，使恐懼迅速地出現於他的眼中。

『比耳！』他一次又一次地低聲咕嚕着，『比耳！』

他站在乳白色的水中央抖縮着，好像廣大無邊的空間正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壓迫着他，以它得意的凜凜威風殘酷地壓倒他似的。他開始發瘧疾似地打起抖來，抖得使他的槍從他的手裏嘩啦一聲掉在水裏。這足夠驚醒他。他和恐懼奮鬥，重新振作起來，在水裏摸索，把槍摸了起來。他把包袱繫得偏向左肩一點，好使那個摔傷了的右腳脖子減去一部分重量。然後他慢慢地、小心地向岸邊走去，痛得一縮一縮的。

他不停的走。他不顧疼痛，發瘋似地拚命趕上山坡，來到他的同伴翻過去就看不見了的那個山頂上——他比那個一跛一跛的、跳着走的同伴更顯得奇形怪狀、更可笑得多了。但是在山頂上他却看見了一個沒有生物的淺谷。他又同恐懼奮鬥，戰勝之後，他就把包袱繫得更偏向左肩一點，蹣跚地走下山坡。

谷底被水泡濕了，厚厚的苔蘚像海綿一般把水吸得貼近表面。他每走一步，這種水就從他的腳下迸出來，每次他一提腳，因為濕苔蘚吸住不肯放鬆，那種動作結果就發出一種吮吸聲。他小心地從這塊澤地走到那塊澤地，順着並穿過那些像小島似的、從一望無際的苔蘚裏冒出來的岩石層，順着前面那個人的腳印走去。

他雖是獨自一人，却並沒有迷路。再往前去，他知道，他就來到了一個小湖的岸邊，湖邊盡是很小的、枯死的樅樹和檜樹——這兒就是『小棒地』，本地話叫做提青——尼奇利。有一條小溪流到那個湖裏，溪水並不是乳白色的。那條小溪上有燈心草——這點他記得很清楚——但是沒有樹木，他要沿着這條小溪走，一直走到它的源頭分水嶺那兒。他要翻過這個分水嶺，走到向西流的另一條小溪的源頭，沿着這條小

溪一直走到它注入狄斯河的地方。在那兒他可以在一隻翻過來的獨木舟下面找到一個貯藏處，上面堆有許多石塊。在這個貯藏處，有給他的空槍使用的子彈、有釣鉤、釣絲、和一個小魚網——有獵取和捕捉食物的一切工具。他也可以找到麵粉——並不——一塊燻肉、和些許豆子。

比耳會在那兒等着他，他們會順着狄斯河向南划到大熊湖。然後渡湖向南走，總是向南，一直走到馬更西河。然後他們再向南，還是向南走，同時冬季枉然地追着他們跑，冰在渦流裏結着，而天氣變得又寒冷，又清爽，可是他們向南會走到一個溫暖的哈德遜灣公司的站頭，那兒樹木長得又高大，又茂盛，還有無窮無盡的食物。

那人一面努力往前走，一面這樣地想着。但是他雖然拚命地用着體力，他也同樣拚命地用着腦力，努力想着比耳並沒有拋棄他，比耳一定在貯藏處那兒等着他。他不得不這樣想着，否則這樣拚命便毫無用處，而他已躺下死去了。當朦朧的、圓球似的太陽慢慢地沉入西北方去的時候，他幻想着他在臨冬之前，走完了他和比耳南逃的每一寸路——而且走完了許多次。他再三地默記着貯藏處的食物和哈德遜灣公司站頭

的食物。他有兩天沒吃東西了；還有更長久得多的時期他都沒有吃飽。他時常彎腰去摘澤地的灰白漿果，放在嘴裏，嚼嚼便吞下去了。澤地漿果是包在一點兒水裏的小籽兒。放在嘴裏，水便溶化掉了，種子嚼來又辣又苦。那人知道漿果裏並沒有滋養料，但是他耐心地嚼着，帶着一種超過知識而且不顧過去經驗的希望。

在九點鐘的時候，他的腳趾頭絆在一個石層上，由於純粹的疲倦和軟弱，他搖擺一下便跌倒了。他側身不動地躺了一些時。然後他從繫包袱的皮帶中脫身出來，笨拙地將身體拖起來坐着。天還沒黑，在久延不逝的薄暮中，他在亂石之間四下摸索着片片的乾苔蘚。等他集了一堆的時候，他便生起火來——冒煙的、濃黑的火——放一錫罐子水在火上面煮着。

他打開包袱，首先便數他的火柴。一共有六十七根。爲了弄清楚，他數了三遍。他把火柴分成幾份，用油紙包起來，一包放在他那空空的煙草袋裏，一包放在他的舊帽子的裏籬內，一包放在他的襯衫裏面胸膛上。這樣辦了之後，他起了恐慌，把三個小包都打開，重數一遍。還是六十七根。

他在火邊把鞋襪烤乾。那雙鹿皮鞋成了濕透的破片片。那雙氈襪有些地方磨通了，他的雙腳刺痛、出血。他那隻扭傷了的腳脖子在跳動，他檢查了一下。它腫得有膝頭那麼粗。他從一條毯子上——他共有兩條毯子——撕下了一個長條兒，把腳脖子緊緊地紮起來。他又撕下了兩條，把雙腳裹起來，又當作鞋，又當作襪子。然後他喝了罐裏滾熱的水，扭扭錶，爬到毯子裏去。

他睡得像死人一樣。夜半前後那短促的黑暗來而又去了。太陽在東北方出來了——至少那方天亮了，因為太陽被烏雲遮住了。

他在六點鐘醒來，靜靜地仰臥着。他往上直瞅着灰色的天空，知道自己餓了。他撐着一隻肘翻身時，一個很響的鼻息聲使他大吃一驚，他看見一隻公鹿帶着機警的好奇心注視着他。這個畜牲離他不過五十呎遠，立刻他腦子裏就想起了一塊鹿排在火上噹噹響炸着的樣兒和味兒。他機械地伸手取那桿空槍，瞄準，扳了一下槍機。公鹿噴了一下鼻子，跳着跑開了，當牠穿過一些石層逃去的時候，牠的蹄子卡嗒卡嗒地響着。那人罵了一聲，把空槍扔掉。他一面開始拖着身體站起來，一面大聲地哼着。這

是一種緩慢的、吃力的工作。他的關節好像生鏽的樞紐一般。關節在白窩裏活動很艱難，發生許多摩擦，每次彎一下或伸一下，都要費很大勁，才辦得到。等他最後站起來時，又費了一分鐘左右的工夫才把身子伸直，使他可以像人樣筆直地站着。

他慢吞吞地走到一個小土墩上，觀察形勢。沒有大樹，沒有灌木，什麼都沒有，只有一望無際的灰色苔蘚，那些灰色岩石呀、灰色小湖呀、和灰色小溪呀，差不多給那景色顯不出什麼變化來。天空是灰色的。沒有太陽，連太陽影子都沒有。他不曉得哪是北，他也忘記他昨夜來到這地方所走的那條路了。但是他並沒有迷路。這點他知道的。不久他就會來到『小棒地』的。他覺得它就在左邊什麼地方，並不遠——可能就在前面小山那一邊。

他回去打好包袱，準備走路。他雖然並沒有慢慢兒來數火柴，他却弄清楚了他有三包火柴。但是他的確爲一個又粗又短的麋皮袋子躊躇、考慮。袋子並不大。他兩隻手可以蓋住它。他知道它有十五磅重——像所有其餘的包袱一樣重——它使他發愁。他最後把它擺在一邊，開始捲包袱。他又住下手，瞅着那個又粗又短的麋皮袋

子。他匆忙地把它拿起來，用一幅反抗的眼色四掃一下，好像這荒地要把它搶去似的；等他站起來，蹣跚地走上這天的征程時，那個袋子是包在他背上的包袱裏的。

他向左走去，時時停下來吃澤地漿果。他那隻壞腳脖子僵硬了，他的跛腳更顯著了，但是腳痛和他的肚子痛比較起來，倒算不了一回事。飢餓的苦痛是厲害的。一陣一陣咬人似的發痛，直痛得他不能安心走他所必得走的路程，以便到達『小棒地』。澤地漿果並不能解除這種咬人似的疼痛，同時却使他的舌頭和上腔被那刺激性的辣味辣痛了。

他來到一個山谷裏，松鷄從岩層和澤地上颼颼地振翼飛起來。牠們發出了一陣『咯——咯——咯』的叫聲。他扔石子打牠們，但是打不中。他把包袱放在地上，偷偷地向牠們跟前爬去，就像貓兒偷偷接近麻雀一般。鋒利的岩石割破了他的褲腿，割得使他的膝頭留下一道血跡；但是在餓傷中，割傷已經覺不到了。他在濕苔蘚上爬着，濕透了衣服，弄冷了身體；但是他並不曉得，因為他貪食的心是那麼強烈。松鷄總是在他的面前颼颼地飛起來，直到牠們的『咯——咯——咯』變成對他的一種嘲笑了，他咒罵牠

們，學牠們的叫聲向牠們大聲叫起來。

有一次，他爬着碰上了一隻松鷄，牠一定是睡着了。直到牠當着他的面從岩石角落裏突然飛起來，他才看見牠。他抓了一把，像松鷄起飛一樣地吃驚，可是手裏却只留下了三根尾毛。他一面瞅着牠飛，一面恨牠，好像牠曾大大地對不起他似的。於是他轉身回去，扛他的包袱。

這一天之間，他走進了一些山谷或澤地，這些地方野物更多。一羣馴鹿走過去，有二十多隻，正在來復槍的射程之內，看着真急死人。他起了一陣狂妄的慾望，要去追牠們，深信他可以追上牠們。一隻黑狐狸嘴裏銜着一隻松鷄向他走來。這個人大喊一聲。這是一種可怕的喊聲，但是狐狸驚慌地跳着跑開了，並沒有把松鷄丟下。

傍晚時，他沿着一條因有石灰而顯出乳白色的溪流走去，這條溪流穿過零零落落的、一塊一塊的燈心草叢。他靠根緊緊地抓住這些燈心草，把那不比木瓦釘大、類似洋蔥幼芽的東西拔起來。這東西很嫩，他的牙齒把它咬得咕喳響，很可口地覺得像是食物。但它的纖維是韌性的。它是由那像漿果一樣浸透了水的、線似的纖維組成的，